

鄉關何處 夢裡天涯

郭奇榮

步入中老年後，常常想到從前，從回憶中想念種種的人與事，尤其當走到椰林及芭蕉樹下時，許多畫面更易浮現。

多年來，我常常注意一些懷舊的歌與文章，不經意的收集到一本資料簿，迄今已經是厚厚的一本了。這本資料冊，我給它取名「感懷作品」，當自己心中感到落寞時，取下欣賞，撫慰心懷。

在二十多年，一份報紙的副刊上，刊登一篇「我終於回到我那老家」。是台灣外省第二代寫故鄉事。作者從美國流行很廣的鄉村民謠「離家五百里」(Five hundred miles)的歌寫起。這首歌大意為：

「當你錯過了
我搭上的那班火車
你該知道我已離去
你會聽到火車的汽笛隨風揚送
我已離家五百里
我早已厭倦飄零的生活

身上沒有華美的衣飾

我的名字，一文不值

我只有浪跡年年

我已離家五百里」

這首歌詞，我常常取來唸。

這應是一個有著歲暮蒼涼情境的老人底心情寫照；在夕陽下，滿頭銀髮，蹣跚異鄉舊街小道。

在英文歌中，有一首Take me

home, country roads，直叫離鄉遊子無限感慨。這句英文，直譯應為「帶我回家吧，鄉間小道」，可譯為「帶我回家吧，歸鄉的路」，寄語鄉路，帶我回家。這句話還是英文說的好，唸起來有節奏，似乎有韻。

這首歌，我在很早些日子，就已有印象，但讓我印象最深刻是在數年前，在中印尼文經協會的年會上，受邀觀禮的十多位印尼僑生上台獻歌時，唱的那一次。由遠道來台唸書的年少印尼僑生來唱，老僑生的我，隨著歌聲跟唱時，總不能成聲，心頭萬般激動。過後我曾向印尼歸僑協會歌唱團團長張國煒兄開口借這條歌的CD，給我的是純卡拉OK用的，有調無歌。經多番到各唱片行去找，好久才找到由John Denver唱的

Take me home, country roads的CD，我如獲至寶。

詩人余光中在「民歌手」一詩中寫

著：

「給我一張鏗鏗的吉他

一肩風裡飄飄的長髮

給我，一個回不去的家

一個遠遠的記憶叫從前

我是一個民歌手」

余光中這句回不去的家，一個遠遠的記憶叫從前，直憾心胸。

我自己於民國八十四年，距今已十六年了，模仿當時流行的文句寫了一首「感懷」的雜詩。特為獻醜。

文曰：

「憶否，當年。

我披著夏威夷的雲彩，

踏著彩虹過海而來。

三十六年風雨過，

塵霜滿面。

歸去來兮，

夢裡天涯。」

這十六年前的雜詩，今天拿來唸，也還深得我心。我籍貫上海的女婿有一回看過此詩後問我，鄉關何處，是否印尼？我無語。